



人生絮语

红红的中国年 文/李娜

年的味道愈来愈浓,大街小巷弥漫出浓郁的喜悦味道,人们迫不及待地要与过去道别,拥抱新生的太阳。
屋角的腊梅开花了,花瓣很小,摸上去如它的名字一般,硬硬的,厚厚的,轻轻一捻就碎成了几瓣,在指尖静静躺着,显出凌寒独开、傲雪独绽的贞静模样。心中不由诧异,若它真的开在雪地里,这抹艳丽浓郁的红色该多么令人惊艳。看见怒放的腊梅就好像看到了春天,天气越寒冷越是相信某些力量正在暗中悄然生长,尽管我还未寻到它们的踪迹,但没有关系,世事总是百转千回,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也会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只管好好对待自己,穿红衣戴红花,把日子打理好,把心情整理好,怀着一腔希望面向未来,盼头就会越来越浓。

岁末时节滴水成冰,一切都急速萎缩,唯有过年的气氛日益饱满,在外打工读书的游子彻底卸下负担,带着一腔思念上路。坐汽车、挤火车、赶飞机、走山路,跋山涉水、翻山越岭,一路风尘仆仆、历经艰辛,心中却始终温暖。傍晚的风吹得脸生疼,口中呼出的雾气遮挡住视线,游子终于赶在夜幕将落未落时分进了家门,挂在门廊下的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摆动,荡漾出一圈又一圈幸福的涟漪,抬头的一刹那,游子望见了世上最温暖的红,所有的委屈、不舍和孤独就都值得了。

扫房、洗床单被罩、蒸馍馍、酱肉、贴对联、炸带鱼、炖羊肉、剥饺子馅……节日的仪式感从劳动开始,扫尘意味着扫去一年的霉运,粮食囤的越多则昭示着来年的收成越多,红红的对联表明开门纳喜,晶莹的汗水掉在地上摔成了好几瓣,心中的喜悦却丝毫未减,人

们从极致的劳累中生长出极致的欢喜,就像怀揣一个秘密一样,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揭晓。

中国人表达感情向来含蓄,我们相信越含蓄的东西越永久。人们在春节前闷声劳动、埋头苦干,盘点上一年的收获,梳理下一年的计划,用踏踏实实的收获把日子的角落填满,向着极致的红和明媚的春天进发。一如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所做的那样,虽经历磨难,在纷飞战火、天灾人祸、朝代更迭、文化赓续中顽强地讨生活,却仍然执着地相信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”“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”和“事在人为”“人定胜天”,相信只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就能一起向未来。

有了红色幸福才显得郑重其事,平凡的日子过久了,总需要一点鲜亮的色彩点亮生活,它总在恰到好处时刻给人安慰,总在冰天雪地中生温暖意味,叫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家中的炉火、温热的土炕以及四处飘香的饭菜。此刻,我静坐家中,年的气氛浓烈如火,红衣在身,红包在手,红红火火的生活在身边,我沉浸在红红的中国年中,幸福遨游。



城市笔记

上班了 文/李晓

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,埋植在我体内的生物钟将我早早唤醒。单位食堂里,清晨六点就赶来上班的周师傅在火光熊熊的厨房里忙碌着,一口大铁锅里腾起滚滚热气,上班第一天的早餐,吃的是周师傅早晨包的饺子。我问周师傅,过年喝酒了么?周师傅笑笑说,自己血压有些高了,就和从广州回来的大舅子喝了两顿酒。

今年春节在单位值班时,我在

走廊里来回踱着步,有轻微寂寞,想起平时同事们的相处,他们个性各异,在一个单位里做着各自手头的那份工作,按部就班中很少新鲜的事物降临。

我进单位以后,与同事们相处,大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,太近了,比如交浅言深,有时候难免把你内心里的一些东西,当作那人在某个时机公开的消耗与碾压。一杯老荫茶泡了又泡,茶水淡了又热了,杯子有了厚厚一层茶垢,这也是我在一个单位多年的味道。

去年秋天,两个同事因升迁调动了单位,他们在单位的工作QQ群里同大家打了个招呼,一些同事们的祝福语还没来得及看一看,他们就匆匆退群了,等待他们的是加入新单位的群里。那一刻,我有说不出的失落。单位同事之间,这么多年来相处的,一点分别时刻泛起的涟漪,就这么无声无息消失了。

这些年来,看着同事们整天趴在电脑前或者拿着手机目不转睛,有时候也不明白他们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上网浏览八卦新闻。单位同事们也大多添加了彼此的微信,在微信里不冷不热不痛不痒地相互打量着动态。一切都是按照单位里的文件与表格不动声色进行着,波澜不惊背后,一些老同事到了退休年龄,看着他们的青丝添了白霜,看着他们清理收拾着自己办公室的东西尔后交给新来报道的同事。

有天,一个退休老同事推开我办公室的门,笑吟吟地说,打扰了。他把一个装得满满的纸袋递给我说,这是我打听到的治痔疮的偏方。我起身答谢,冲动之中真想上前拥抱一下这个平时木讷寡言的同事,但我最终忍住了。不知是哪一次,我无意之中给这个老同事说起我妈有痔疮的毛病,没想到这句话竟在他心里扎下了根。

还有天晚上,我在单位加班写个材料,见楼下一个眼熟的身影晃动,我定睛细瞧,那不是3个月前退休的同事老向么。我下了楼,同老向打着招呼,老向一见是我,嘴唇嗫嚅着同我紧紧握手。老向说,趁晚上到单位楼下走一走,感受一下那熟悉的气息,原想退休后有大把时间去云游四海,现在才突然感到自己离开了单位是多么孤独,他说单位是一棵大树,自己也是这棵大树上的枝叶。

这些年,看着单位上一些新来的同事们,他们表面谦逊中潜伏着事业上的雄心勃勃,他们都是经历了千军万马中的严格考试进入单

位的幸运儿。我进这个单位的时间比他们年龄还大,有次一个新来的同事对我说,叔啊,你在一个单位这么多年也不厌倦,确实不容易。那一声亲热的“叔”,让我感到单位上渗出的包浆,灌注进了我的血液里。

上班了,在时间的滴嗒声中,春夏秋冬的早晨,我站在窗前,凝望着大街上匆匆的人流车流,那里有奔赴各自命运与前程的上班人,汇聚成人间的万千气象。

生活滋味

额娘的小广场 文/晓禾

额娘87了,走路有点儿艰难了,颤微微的肩膀总一高一低。有时感觉,她不是在走,是在挪。

去年秋天,小区里新修一微缩小广场,巴掌大点,一圈走下来,184步,我数过。不过,别看小,却是塑胶跑道,走着软软的,比路边转悠安全省膝盖。

每天上午10点半左右,是额娘的运动时间,出门走路晒太阳,“必须坚持,越不走就越不会走”额娘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。有了小广场以后,她的活动半径真的就变在了一个圆,一般走3圈,不取报纸的时候就4圈。

过年了,人们走亲访友,我们这座城市彻底禁炮,小区里又寂静又干净,只有额娘还在坚持走路。

天空瓦蓝,我们这里最不缺的就是蓝天,有鹊雀在飞翔。

恍惚中,只是一场梦的时间,我才学会走路没多久,额娘又开始学走路了。从前,是她牵着我的手,现在,我拉着她的手……

